

消失的鴨鴨聲

文、圖 / 蔡季君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

母親享年94歲，與她相處悠悠歲月裡，由小時候的畏懼、逐漸的敬重及依賴、到母親晚年病痛衰弱，及至臨終。年少叛逆、與母親也有爭執，也常出言頂撞。及至母親最後9年多，因病痛折磨，每天我照顧她時，看到她艱辛的走每一步，在她背後，常常心疼不已，只有無限愛惜。

我大學重考到台南補習，媽媽跟著租屋照顧我，當時爸爸已退休，學費生活費昂貴，白天她很勤奮地去家庭加工賺錢，同時又幫我準備3餐，幫我打氣加油。因為有她，我那年安安穩穩的準備課業，考上醫學院。這都是母親給我的力量。假日時，我們也會一起去逛台南古蹟名勝，及帶著美食去享用。在午後公園大樹下，與她悠閒地聊天度過一下午。

我考上高雄醫學院，是住在家裡。爸媽管教嚴格，因此，交友他們都要干涉，開始有點反感。但是感謝父母，完全沒干涉我未來執醫的生涯，我在他們呵護下，猶如溫室裡的花朵，不愁吃穿、只要一心一意用功即可。雖然我也有兼任過幾個家教，但只是想體會打工生涯而已。醫學生涯，也算順利渡過。

到了臨床，真正面臨生死交關的病人，才能真正體會到悲苦無常的人生，內心非常震撼，一幕幕生命教育，讓我真正知道甚麼是醫學。慢慢的，我成熟了，逐漸成為有經驗的醫師。在治療病人同時，家人也接二連三的生病了。我已完全脫離無憂無慮的日子，真正進入擔責的生活(圖1)。

從照顧家人開始，我才了解醫師的神聖使命，不只照顧病人、同時也應用於照顧至親。甚

至他們的病情也是讓我們能精進與學習。以前，照顧洗腎患者，只在意病情的變化與處理。直到母親照顧洗腎的父親時，我才能體會醫師看不到的一面：洗腎家人的付出與辛酸。當時爸爸洗腎後都很累，回家睡到半夜起來，母親還要起身煮熱飯菜、怕爸爸餓著。洗腎患者容易腸胃出血、心臟病、感染、洗腎血管阻塞等等問題；常常需跑急診或住院。媽媽也毫無怨言的奔波。等爸爸過往後，沒幾年、哥哥也洗腎了，不同的是，哥哥因為較年輕，無法接受這事實，心情憂鬱，常對媽媽哭訴、想自殺。就這樣，她盡心盡力照顧兩代洗腎病人。就這點，我認為她是我們家的大樹，我非常佩服她的耐操、耐煩、耐心與愛心。

在爸爸及哥哥相繼過世後，母親很哀痛，我們也盡量陪她到國外散心，她才慢慢走出陰霾，開始去學佛及當志工，正向迎生活。我在泰國進修熱帶醫學畢業後，也與媽媽旅遊泰國兩週，她同時參加我的畢業典禮，也與我泰國的好友母親結為至交。其實母親原本是很外向、熱心、熱愛旅遊，以前爸爸也常帶她去國內及日韓旅遊。學佛之後，她也收起享樂之心，全心投入志工服務，比我們還忙。最值得懷念的是與我一起去生活條件落後的印度，聽聞法王達賴喇嘛講法及參與我們醫療團義診。我們一同在佛陀悟道的菩提樹下，許願生生世世追隨佛菩薩(圖2-5)。

媽媽如何照顧3個孫子，我在醫院非常忙碌，我實在不太清楚。直到母親病危、臨終到過世，由他們的愛護在意阿嬤及告別式的悼念文，情真意切，我才知道她連對孫子都這麼用心。長孫宗哲是這樣描述的：我的阿嬤，細數她的一生



圖1 2006年與母親在高醫校園合影。



圖2 2006年與媽媽同遊泰國，與泰國同學及友人全家合影。



圖3 帶媽媽開心同遊美麗的泰國。



圖4 與媽媽在歐洲旅遊。



圖5 2010年媽媽在印度菩提伽耶與醫療團合影。

是象徵著台灣女性早期刻苦奮鬥的歷史，在那個物資匱乏的戰後年代，含辛茹苦的養育著3個子女到大，同時也成為我阿公最堅強的後盾。另一方面，也憑藉著自身的生意頭腦來開創生意並貼補家用，是一位值得令人敬佩的女性。她的一生除了奉獻給家人，對於親族晚輩與友人們也都是給予無私的幫助與支持，因此她的慈愛與無私奉獻的精神，永遠長存在大家的心中。回憶起小時候，能夠成為阿嬤的孫子是很幸福的，從小阿嬤總是無微不至的照顧我跟弟弟，每次見面總是嘘寒問暖，阿嬤也總是怕我們吃不飽，而我至今很懷念阿嬤所煮的一桌好菜。對於阿嬤的感謝，是再多的言語也說不盡的，希望在來生能有機會再當您的孫子。小孫子政穎說：阿嬤，感謝您，感

恩您，人生最難的是說再見，說了再見卻再也見不到，小時候您總是一股腦地拿水瓢沖掉我頭上的泡沫，雖然很常嗆到，但很喜歡您幫我洗澡，一種踏實的安心感，雖然您話不多外表很嚴肅，遇到任何困難跟病痛都忍住不說，但這是我們家中的成員也跟您學到的隱忍之精神。除了您愛我們家人以外，最感動的是，小時候當著您的跟屁蟲，發現每個親戚朋友及街訪鄰居，都對您讚譽有加，受過您幫忙的人不計其數，這些善念跟好的能量，會永存於世上及帶來好的循環。

孫女佑安說：阿嬤，小時候的記憶有點模糊，但是記得您騎車載我去補習班，然後再拿零食接我回家。記得在我不會講台語也聽不懂時，跟我一起比手畫腳溝通。也記得在國小四年級



圖6 2020年寒冬裡可愛的媽
媽繫上我的圍巾。



圖7 2022年夏天圍上毛巾接媽
媽口水，但她還是很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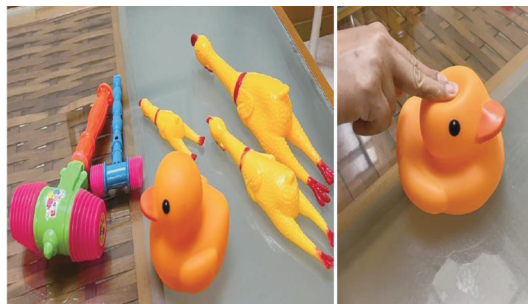


圖8 媽媽的玩具。

時，和阿嬤一起放學準時收看電視劇後我慢慢學會台語之後真正能開始溝通的感動。長大後每次回高雄我總是堅持要跟阿嬤睡同一個房間擠一張床，我喜歡靠著冰涼的牆壁，隔壁有暖暖的阿嬤，讓我非常有安全感。有時沒事做，吃飽飯看您睡午覺我也跑去一起睡，就這樣有著非常平靜又暖心的時時刻刻。我覺得您是最溫柔、最溫暖、又最善良的人。對任何事情不曾聽到什麼怨言，對任何人都溫和體諒，用您總是雪亮又有神的眼睛彷彿把什麼都看得很開，也看得比大家都還透徹。這次回去醫院見您，您說了愛我，用力握我的手掌心，在我回家前用盡全身力氣擠出很宏亮的一聲「安安保重喔」到這種時候您還是心裡想著我好，這就是阿嬤的溫柔，也是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最溫暖的一幕。

母親在三位她最疼愛的孫子女看望過後，不久便陷入昏迷與病危。在家中彌留時，在台北的孫子，又連夜趕回，守在她身旁為她唸經。她在家人環繞下，安詳離世。

我終於了解，母親不只是愛護我的母親，她更是我們所有家人的母親。雖然她晚年殘障，沒辦法有健康的餘命，但我看到的是正面、樂觀的老人，不自艾自怨，還能隨時關心他人的老奶奶。每次住院，護理師都說她很可愛、很喜歡她，她的高EQ，真的無人能及。即使已病重，連照顧她的住院醫師，她都會關心要去哪裡，住

院醫師愣一下，回說要去看其他病人。母親行動不便，但她知道表姐夫得膀胱癌，竟然每隔一兩天便打電話安慰他，表姐夫說長者溫暖的關切，是很大的支撐力量。而表姐與表姐夫，也常跑來家中看望母親，母親也很歡喜。我想這是正念的循環。她與爸爸是典型傳統的人，親戚的婚喪喜慶，一定參與致意，因此，大家很敬重她，也是家族中的糾紛仲裁者。母親說參與喪禮，也是在思考未來自己的喪儀，如何交待我們執行。由於母親在世時，我們就曾徵詢她的意見，她說告別式都不通知親朋好友，不想讓他們傷心難過、也沒必要讓他們遠地奔波。因為她愛大家，這是她最後所能為大家做的一件事(圖6-7)。

母親臨終前半年，極度犯困，連吃飯、洗澡都會睡著。孫子政穎於是去買有聲音的玩具，像會叫的玩具鴨鴨，來喚醒她(圖8)。媽媽很驚訝、也很高興，也會撫弄鴨鴨發出聲響。在臨終前幾個月，她也較沉默，較無法完整表達想法，她按鴨鴨發出的聲音，應該是歡喜孫子的孝心、或是年邁生命的童心、又或是對生命即將走至終點的無奈。那聲音，我聽到後，竟莫名的揪心。

現在，回到家，又習慣到她房間、想跟她聊聊天及按摩。但房內空空的，再也聽不到那鴨鴨聲，頓時心中也被掏空了。

母親啊，我多麼想念您，有一天，希望能在佛國重逢。